

850(2)
4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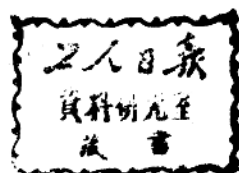
CA 711/11

燈 之 夫 礦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伏 勞 佳譯

大地新華書店印行



廣場上的獅子

友誼文藝叢書之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著者 愛倫堡

翻譯者 芳信

出版者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者 關東友誼印刷廠

定價 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四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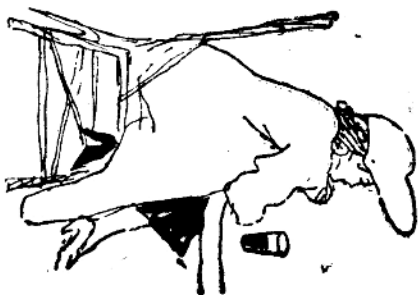
總經售

關東友誼書店

大連市中路青泥窪橋電話：二三八三

Ai 020054





註 釋

第一 章

約伯：聖經上的人物；是忍受痛苦的模範。

聖·奧古斯丁（三五四——四三〇）：基督教初期最大的教父。

福爾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法國的啓蒙文學家。

A·法朗士（一八四四——一九二四）：法國的詩人、小說家和文藝批評家。

佛洛伊德（一八五六——）：奧國的精神病學者。

比特麗絲：意大利偉大詩人但丁的戀人。

馬燕：法國共和黨員，爲了推翻以一九二一年的武斷政變而建立的政府，才組織的祕密團體。

鍊斐德（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法國的軍人和政治家，他曾參加過美國的獨立戰爭。

聖·湯姆斯·阿奎那（一二二五——七四）：意大利的神學者和哲學家。

白蘭地：法國南部的首都。

亞威茲：法國東南部倫河傍的一個都市。

尼姆：法國南部洛德縣的都會。

阿爾茲：法國東南部倫河傍的一個都市。

第 二 章

貞德（一四一二——一三一）：法國的女英雄。

野萊塢：美國電影製片區。

第三幕

諾曼底：在法國西北部。

阿利安：白種人三大別之一：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條頓人，斯拉夫人等都屬於這個種族。

阿爾泰德，Althede：不詳。

得拉克：現在希臘的幣制單位的金幣名。

路駝牌，吉士牌，宏運牌和菲力甫·摩里斯牌：都是美國現在極流行的香煙。

仲馬·皮翁（一八〇一—一七〇）：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父親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

路易·菲力甫（一七七三—一八五〇）：法國的國王。

安提鵬群島：西印度群島的總稱，包括巴哈馬群島在內。

第四幕

拉飛耳（一四八三—一五二〇）：意大利的大畫家。

凡爾登：法國東北部的一個都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戰地點。（一九一六—一九一八）。

沙爾特，Chartre：不詳。

葛拉期：意大利的日神，在羅馬人裏邊被看作天堂的門房。因為他要看守門戶，所以他右手拿著一跟手杖，左手拿著一

把鎖匙；隨著太陽神的早出晚歸，他便有兩副不同的臉子：一副臉子向東，另一副臉子向西。

瑪拉美（一八四二——一九八）：法國的象徵派詩人。

巴爾扎克（一七九九年——一八五〇）：法國的大小說家。

福利·伯爾希爾（Folies Bergères）：不詳。

智利：南美西南部的共和國。

莫里哀（一六二三——一六七三）：法國的大喜劇家。

俄國編劇家寫的一個喜劇：指果戈里寫的劇本「欽差大臣」。

愛繆爾·佐拉街：這條街是紀念法國大小說家，愛繆爾·佐拉的。（一八四〇——一九〇二）。

達爾馬（Darm）：不詳。

廣島：日本的海口。

必金尼（Bibout）：不詳。

阿爾巴尼亞：歐洲巴爾幹半島西南部的王國。

查爾·却伯林：美國現代的大喜劇電影演員，導演，編劇，和製片家。

第五幕

路易十八（一七五五——一八二四）：法國的國王。

『我的奮鬥』：這是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拉，寫的一本所謂『著作』。

巴比倫：古代巴比倫尼亞王國的首都。

巴比爾：古人想在巴比倫建造的一座齊天的高塔。

哈德孫：美國紐約州的河名。

賴陀馬克：美國東部的河名。

哥倫布（二四四六——一五〇六）：意大利的新大陸發現者。

西斐孫（一七四三——一八二六）：美國合衆國第三任的大總統。

里摩日：法國南部的都市。

勒·哈佛爾：法國西北部的海口。

米蘭：意大利的首都。

巴勒摩：意大利的西西里島的都市。

列日：比利時東南部的省份。

拜里厄斯：雅典的海口。

略記

「廣場上的煙子」，這個五幕傑出的諷刺喜劇，是蘇聯天才作家愛倫堡寫的處女劇本。它最初在一九四八年正月號的「火花」上發表，到第四期上刊完。

我所根據的原文是登載在同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底英文版的「蘇維埃文學」第八期上的英譯。從原文和英譯對照看來，英譯本顯然似乎是根據作者的修改本譯出的。因為在前四幕裏，原作和英譯本有幾個場面不同，而在英譯本的最後一幕裏，結束全劇的「馬賽曲」也是原作上所沒有的——根據以上的理由，我便暫時作了這樣一個假定。

我的譯文雖然是從英譯本譯出的，但是在若干句子方面，原文比英文更容易把握，我便冒昧地依照前者處理了。——這是我得向英譯本告罪的。

關於我的譯文，雖然我曾請羅輝華先生對照原文替我解決許多疑難，但是，我相信：這裏面可能還存留着一些錯誤和辭句不够精確的地方；因此，我便希望讀者諸君給我指正。

爲了幫助讀者和演出者更能理解劇中人物的性格和得到這些人物底鮮明的形象起見，我便從「火花」上選取了十九幅附在原作的插圖，附在這裏。

以上，是我關於本書所寫的一個略記。

一、 金 色 的 火 光

午夜的天空
閃耀着星星。
村蘇維埃中
坐着值班人。

像流動的琥珀——

— 1 —

1668

事務員。

咪咪——打字員。

『獅子』咖啡館的老闆娘。

賣賣兒——一個當地的妓女。

佛蘭西斯——招待。

『麗都』旅館的夢房。

流浪的歌唱者。

市參議會議員、工人、市民、報票子、及其他

第一幕

法國南部的一個小小的市區。獅子咖啡館，有大理石桌子，靠牆擺的紅絲絨沙發，和柳條椅子。有一個鍍銻的酒排間。胖胖的老闆娘坐在收錢的櫃台邊打瞌睡。招待佛蘭西斯，一個老搖擺，正在擲着桌子和移動着椅子。在一個基角上，坐着四個常到這個咖啡館來的老主顧，市參議會的參議員。他們的桌子上鋪着綠呢格布，他們正在打牌。他們是：市長瓦爾沃先生，一個肥胖的，紅臉的人，從他那厚厚的下嘴唇上吊着一根沒有點着的香煙；李却德先生，當地商會的會長，一個有耶蘇會的會員風度的好人；蒂勒先生，一家釀酒廠的店主，乖戾，容易冒火；皮魁德先生，地方報紙編輯，服裝華麗，浮誇。

蒂勒（扔下牌）：那個人老是運氣好！

市長：以前就沒有人說我運氣好。瑪麗：「你的運氣好得就跟聖節的大雞一樣。」你不相信我嗎？我可以說出證據來。你記得一九二七年那家被火燒掉的舖子——南方婦女嗎？這家舖子的保險費是四萬，結果呢，毀掉的剛好是值四萬的貨物，還加上瑪麗一場神經衰弱。自後，我爲這家舖子保了四十萬的險——這筆保險費的款快要把我毀了——可是二十年來沒有起過一次火！你說這是運氣好嗎？當我買一輛脫蘭牌的新汽車回來的時候，戰事却爆發了，車子也被做去了。我剛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說我們一定會勝利，可是德國鬼子馬上就來了。三年來他們不斷地使我想起

這篇文章。在一九四三年，我必須承認德國鬼子的勝利。真是沒有辦法，瑪麗開始害起神經病來。

我剛說完那句話，德國鬼子却馬上走了，共產黨便開始鬧起事來。雖然人人都十分明白德國鬼子給我吃的苦頭很大，他們却偏要知道爲什麼我要說那些德國流氓會得到勝利。瑪麗說得對，我的運氣好得就跟聖誕節的火雞一樣。等我一加入社會黨的時候，共產黨就馬上當選了。現在我總算被選爲市長了，可是本市却鬧得一團糟——麵包沒有，煤沒有，共產黨預備發動罷工，而什麼事情都怪市長。馬鈴薯沒有，怪市長，俄羅斯人用「不決權」這個詞兒，怪市長，天下雨，又怪市長。運氣好！我受洗的時候，他們叫我做伊夫，而這是不對的。他們應該叫我做長期受苦的約伯。（發牌。）

編輯：在我們經過淪陷時期的痛苦以後，我們現在什麼都能忍受。我記得我有一次正是在這家咖啡館裏看見馮·施賓伯格。我站起身來大聲說：「我決不跟一個劊子手同坐在一家咖啡館裏。」那天晚上我坐著等那秘密警察來，我替地下報紙寫了一篇熱烈的文章。對啦，那些日子真是英勇的日子。李却德：我就不上德國鬼子開的咖啡館去。秘密組織就爲這件事情下過命令。而且因爲地下工作者老到我家來聽倫敦的廣播，所以我非極端慎重不可。

蒂勒奧：現在他們做文章說工人們怠工。可是就沒人提到我們這些廠主。我很多次都故意不按期交貨給德國鬼子。現在共產黨出來修改歷史，他們想奪取我們的勝利果實。

市長：不僅想奪取我們的勝利果實——還想奪取我們的職業，我們的家庭，甚至於我們的妻子。編輯（不好意思）：我並不知道那些個壞蛋想打瓦爾沃太太的主意。

市長：喂，喂！兩個老王。（發牌。主顧登場，叫一杯酒，在酒排間傍邊喝。）

主顧（對老媽娘說）：李太太，你怎麼睡啦？

老媽娘（驚醒）：糟極了。我想起那個可怕的原子彈，就再也睡不着。還有那些個共產黨！你對他們的強橫霸道有什麼意見？你有沒有聽見說瑪麗洛還在威裏？他們三年來做文章說她已經打死了，可是這會兒她又突然活了起來。你再也不要相信什麼人了！他們都想氣死我，再加上這樣下雨。像這樣的天氣，人家都願意待在家裏，那我只好勞命傷財了。究竟是俄國人吃苦呢，還是美國人吃苦呢，我管不着，他們活該，天知道。可是我造了什麼孽，讓我受這個罪，我倒很想知道知道。

李却德：兩個女王。

編輯：哈哈，這並不是偶然的。李却德太太不會高興吧。

李却德：我覺得你是不打自招。要是我沒有弄錯的話，你幾天前途過一件絲襪衫給寶兒吧。

編輯：可是你對她說過那件衣服她挺合身，對不對？別忘了，我是一個編輯，所有最近的消息我都知道。不要緊，你的選擇我贊成。寶兒是個動人的姑娘。

李却德：哦，我們不過是偶然相識罷了。

編輯：對啦，我知道。你每個星期二都碰到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說得不錯吧？

李却德：要是我沒弄錯的話，星期四就是你的日子了。

市長：喂，朋友們，不要辯論了。大家都走的是一條路。

編輯：碰巧市長先生也上那兒去。也許是星期五吧。

市長：三個市長那兒都得去，然後，就一個老社會主義者說，我竭力想跟人民打成一片。

蒂勒奧：「我不懂在這樣可怕的時候，你們還會去幹這樣淺薄無聊的把戲。」

市長：我的好朋友，你知道，當我一看到關於原子彈的消息的時候，我就恨不得趕快跑去親一親全世界的姑娘。我們已經到了嚴重的關頭，是不是？簡直是的！可是，就爲了這個理由，我常常問我自己：在這樣的情形下，把一切市政機關而去看看賣賣兒，這是不是更聰明的辦法。你的意思是說你決不做這樣情感的俘虜？

蒂勒奧：我的醫生叫我千萬不要離開攝生之道。我連一酒也不能喝。我的醫生命令我說：「不許有任何一種刺激」。可是，當我的酒席底命運還在懸揣不定的時候，我怎麼鎮靜得了呢？不錯，有一個時期蒂勒奧家的利口酒是在全法國馳名的。蒂勒奧的名字維持法國文化底聲譽有一百一十年了，可是現在，我不得不丟掉我自己的聲了。

李却德：又鬧什麼新別扭嗎？

蒂勒奧：我每天都鬧新別扭。我從西班牙要不到鴉片皮。爲什麼？因爲共產黨諸公不喜。那副將軍。很好，難道叫我用俄國松子去做意大利沙酒嗎？我對他們的政治感不到興趣。我想知道知道誰是我廠裏的主人：是共產黨呢，還是我？現在他們要求我加工資，要是我不加的話，他們便威脅我要罷工。要是我讓步的話，那我就毀了，要是他們罷工的話，那我還是毀了，因爲我得趕緊完成一批定貨。應該駕馭駕馭他們，用不着你們的部長去和他們商談。

市長：我是理解工人們的——當一個人沒有錢買馬鈴薯的時候：

蒂勒奧：瓦爾沃先生，你不能一方面侍候上帝而另一方面又侍候魔鬼。你們這些社會主義者玩兒兩面

討好的把戲。你們好像是預備替人開門的門房，可是我們需要的是打手，並不是門房。

市長：你別衝動！我說有人能理解工人。理解並不是寬待。你知道我並不比你更喜歡共產黨。可是用死拼的戰術未必見得聰明，有時候迂迴運動倒是更好。你說：不是擁護將軍，便是擁護共產黨。可是社會主義者怎麼樣？我有什麼好處呢？你死扯白拉地要鐘擺用最快的速度來回擺動。滴！答！我卻說：從容不迫的走吧，滴——答，到某一個地方，就介乎滴——答之間。那麼你便有第三種力量了。就一個老社會主義者說，我可以辦到不叫你的工人們罷工，可是只要把你的將軍交給他們，那麼火花便會開始飛散了。我的好朋友，人民就跟我的馬騾一樣：神經過敏，老是神經過敏。我們得要知道怎麼樣跟人民談話。等住一兩年，將軍的機會也就來了。

勒勒：同時共產黨也就把我們生吞吃了。

李却德：你知道市長先生為什麼勸我們忍讓嗎？聖·奧古斯丁說上帝有耐心是因為他是永恆的神靈。市長：從多嘴兒起，你開始引起聖·奧古斯丁的話來？可別對我們說，你打算接受牧師的職位！瑪麗告訴我，你常常跑到教堂裏去，並且你真懺悔過了。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你對教區牧師也提起過寶兒。

李却德：我不記得，也許我提起過吧。他崇拜風流故事。

編輯：我非常不明白這個關係。寶兒和李却德太太曾日下提，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你是怎麼把寶兒和羅馬教皇陛下調和起來的？

李却德：哦，這是非常簡單的事。一個好天主教徒禮拜三跟禮拜五不吃肉，而他在禮拜天把一隻乳豬

當晚飯。

市長：別開玩笑，你真開始相信上帝了嗎？

李却德：不相信他的存在。我却相信上帝是一切發明裏的最精妙的，比印刷機，電氣和原子彈更好。

編輯：可是，在福爾泰以後，在A·佛朗斯和佛洛伊德以後，再來說聖靈受孕——這豈不是有點兒不成話嗎？在我們的進步時代。

李却德：這與進步有什麼相干？摩天樓在那兒？最漂亮的機器在那兒？誰發明原子彈的？很好，就在那同一個美國，每隔一步便有教堂，天主教堂，路得教堂，洗禮教堂或是再洗禮教堂。教堂越多，共產黨員就越少。你問我怎樣安排讓教皇和寶兒調和嗎？這可簡單得很。當然，寶兒既不是一個聖母瑪麗亞，也不是一個比特麗絲，可是她決不是我們西方文化的威脅。相反，她助長西方文化的發展。我們的共和國向來被稱為白潔的瑪燕。這些貞潔的處女有的是無數危險的難性。隨便什麼時候把從良的妓女給我吧；她在晚上犯罪，可是她在早上懺悔並且循規蹈矩地縫補襪子。

市長：我不相信將軍，也不相信教皇或是從良的妓女。我有一個希望——美國。美國人才能拯救我們，而且他們必須拯救我們。只是我不明白爲什麼他們要這樣死拖。最初的會議商討論過了，然後參議院再三考慮，然後總統和他的秘書磋商，而秘書又和總統磋商。當我把今天的早報一拿上手的時候，我就這樣想，『好啦，終於……』可是不，又是……總統送出一封咨文……我們需要的不是咨文，而是麥子，煤，金元。

蒂勒奧：我很害怕你會和李却德先生似地走上神秘主義的道路。幹嗎美國人他們的要救濟我們？